

中西

- 简论唐传奇和汉魏六朝杂传的关系
- 宋话本研究
- 唐宋派文论的重新评价
- 现代诗人的自然观
- 创造社与表现自我的艺术
-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精神文化的代表
- ——徐志摩的理想主义述评
- “夕阳下的家园”：一群深度抒情者
- 印度色情文学源流
- 巴赫金“超语言学”理论述评



学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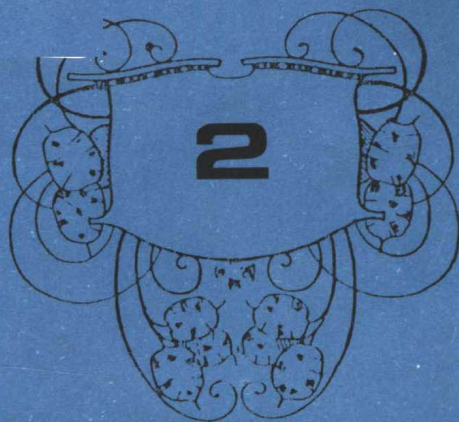
复旦大学中文系 编

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

中西学术

主 编 朱立元 裴 高
副主编 吴立昌 朱文华
编 委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申小龙 朱文华 朱立元 杨 明
杨剑桥 吴立昌 张德兴 陈尚君
陈思和 胡中行 裴 高 游汝杰
梁临川



中西学术(2)

复旦大学中文系

出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

(上海国权路 579 号 邮政编码 200433)

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印刷 上海现代科技印刷厂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印张 18.5

字数 415 000

版次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2000

书号 ISBN 7-309-01708-0/I·127

定价 25.00 元

本版图书如有印订质量问题, 请向承印厂调换。

目 录

简论唐传奇和汉魏六朝杂传的关系	王运熙 (1)
唐诗人占籍考	陈尚君 胡中行 (11)
唐代的“说话”和话本	张 兵 (46)
王维《辋川集》之《孟城坳》佛理发微	陈允吉 (69)
宋话本研究	朱东润 (81)
明诗总集编刊史略——明代篇(下).....	陈正宏 朱邦薇 (124)
晚明福建地区的城市诗人	陈广宏 (140)
唐宋派文论的重新评价	黄 毅 (156)
《乐府玉树英》残卷对青阳滚调的探讨价值 ...	李 平 (170)
高明《蔡伯喈琵琶记》古本探索	陈建华 (195)
现代诗人的自然观	张 新 (218)
创造社与表现自我的艺术	吴中杰 (239)
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精神文化的代表	何佩刚 (260)
——徐志摩的理想主义述评	
海派二十家小品序(续)	许道明 (283)
和着时代的脉搏	葛乃福 (310)
——略论我国抗战时期的诗歌	

在苦难与凡俗中淬砺出的圣洁	李安东 (319)
——比较新文学中两次出现的宗教散文现象	
论中国现代主义新诗潮的诗歌艺术与审美特征(续)	
.....	裴 高 (336)
着重研究“五四”前二十年的中国近代文学潮流	
.....	朱文华 (367)
试论叙事与词体的关系	蒋安全 (383)
李渔的伦理哲学观	[俄]Д.Н.沃斯克列辛斯基 (395)
	汪涌豪 译
东方文论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	曹顺庆 (412)
向现代主义倾斜的艺术观	朱立元 (447)
——本雅明文艺美学思想探讨之二	
印度色情文学源流	[英] 理查德·伯顿 等 (471)
	谈瀛洲 译
论中国语文传统中的民族语言研究	申小龙 (477)
汉语声母发展史	杨剑桥 (504)
上古阴声韵部不带塞韵尾的内部证据	潘悟云 (524)
形声字构件的表义功能及其不对等性	殷寄明 (540)
再论《西儒耳目资》与明代官话的关系	
.....	[韩国] 李钟九 (556)
巴赫金“超语言学”理论述评	徐志民 (567)

简论唐传奇和汉魏六朝杂传的关系

王运熙

唐人传奇，多数写人物的离奇故事，并以某某传为题名，如《柳氏传》、《柳毅传》等等。鲁迅《唐宋传奇集》共辑唐传奇三十八篇，其中以传命名者共十九篇，占总数的一半。有的虽不以传名，实际也是人物以及神灵鬼怪的传记，性质也是传。如《离魂记》写王宙和倩娘的爱情故事。《太平广记》卷三五八题作“王宙”，实际即是《王宙传》；《东阳夜怪录》写东阳夜怪故事，也可称《东阳夜怪传》；《隋遗录》、《隋炀帝海山记》、《迷楼记》、《开河记》诸篇，均写隋炀帝故事，可称《隋炀帝外传》。因此，唐传奇的绝大多数可说是人物或神灵鬼怪的传记。《太平广记》卷四八四至四九二，卷下署称“杂传记”，收了《李娃传》、《东城老父传》等传记共十四篇，多数是唐传奇的重要篇章，其中除十一篇题名为“传”者外，还有《周秦行纪》、《冥音录》、《东阳夜怪录》等三篇。

唐传奇中的这类作品，在体制上显然受到汉魏六朝杂传作品的影响。汉魏六朝正史中的少量篇章，如《史记》的《项羽

本纪》、《魏公子列传》，《汉书》的《东方朔传》等，情节曲折，故事性颇强，对唐传奇的写作当产生启迪。至于属于野史范围的杂传，其内容、手法，不像正史那样受限制，因而体制上更接近小说，而且有一部份本身即是小说，因而对唐传奇就更有影响。考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史部有“杂传”一类，收书达两百多部，一千余卷，其记录对象，大致有地方贤士、高士逸民、孝子、忠臣良吏、名士、文士、家传、童子、列女、道人、僧人、神仙等（按《隋志》原文先后次序排列）。还有个人的传，如《东方朔传》、《管辂传》，个人传在神仙部分较多，有《汉武内传》、《茅君内传》等十一部。《隋志》杂传类最后部份叙录了记载鬼怪的传记，如《宣验记》、《冥祥记》、《列异传》、《感应传》、《搜神记》、《灵鬼志》、《幽明录》等三十多种，这便是后人所谓志怪小说。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五篇论六朝之鬼神志怪书有曰：“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，而人鬼乃皆实有，故其叙述异事，与记载人间常事，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。”因此编书目者也把志怪书编入杂传类。《隋志》于个人的杂传，列目殊少，实际当时此类作品数量颇多。据《太平御览》卷首《经史图书纲目》（即引用书目）所载，有《东方朔别传》、《陆绩别传》、《陆机别传》等，共达一百十种。唐初修《隋书》时，这类个人传可能大部份已告亡佚（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仅著录《东方朔传》、《曹瞞传》等十一种）。《太平御览》承袭北朝《修文殿御鉴》修撰而成，当时个人传存者尚众，故著录颇多。《御览》编者恐未必见到这类别传原书，只是转抄而已。

唐传奇和六朝志怪小说的关系至为密切，此点研究者多有论述，此处不赘。唐传奇和志怪小说以外的杂传的关系，也很值得探索。本文不能详论，仅就管见所及，举其大端言之。

首先,从题材和内容看。唐传奇除有不少记述神灵鬼怪的内容外,尚有不少记载与神怪无关的社会现象,这类题材看来和杂传关系较多。这里举若干例子。例如《谢小娥传》写谢小娥为父报仇,设计杀死仇人申兰、申春,是一位孝女,其事迹可入列女传一类。按小娥事迹,颇与汉末烈女庞娥亲为父报仇事相近。娥亲为父报仇,杀死仇人李寿,名扬远近。西晋皇甫谧《列女传》曾详述其事(见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引),当时傅玄又为作《庞氏有烈妇》乐府诗颂扬之。陈寿《三国志·魏志·庞涓传》、《后汉书·列女传·庞涓母传》均载其事。这是一个著名的孝女为父复仇的故事。李公佐写《谢小娥传》,当受其启发。又《上清传》记述上清在皇帝(唐德宗)面前为窦参辩白冤屈,其事迹亦属列女范围。《隋志》杂传类记载列女传一类著作,自刘向以下包括皇甫谧的著作,共有十种,它们对后代一定颇有影响。又《杨娼传》记述杨娼为岭南帅甲所厚爱,帅得病死,娼自杀身亡,也是一位义烈的妇女。唐传奇中还有一部份写爱情故事的篇章,如《柳氏传》、《莺莺传》、《李娃传》、《霍小玉传》、《无双传》、《非烟传》等,其女主角都是姿色艳丽的女子,是美妇人。按《隋志》杂传类载有《美妇人传》六卷(今佚),唐传奇中的此类篇章,当受其启发和影响。《太平广记》卷二十七二有“美妇人”一类,记载了赵飞燕、石崇婢翾风等八人,《广记》引书不及《美妇人传》,是该书宋初已不传。又如《长恨传》,以唐明皇为中心,描写他和杨妃的恋爱故事,末尾描写明皇派道士至东海仙山寻访杨妃,其事迹本之当时民间传说,但在写作方面则系受《汉武内传》的影响,《内传》内容以描写汉武帝和西王母会见的故事为中心。在写帝王和美女(或仙女)关系这一点上,《长恨传》内容与《汉武内传》相通。此外,唐传

奇中的《隋遗录》、《隋炀帝海山记》、《迷楼记》、《开河记》等篇，均以隋炀帝为中心，写隋末故事，体制上恐也受《汉武内传》和《汉武故事》的影响。（《汉武故事》因记实事较多，《隋志》归入史部杂事类。）

其次，从篇幅和叙述看。杂传中有一部分作品，不像《高士传》、《列女传》那样，许多人的传合为一书，而是个人的传独立成书，自成卷帙，篇幅明显加长。据《隋志》杂传类载，这类作品有：《东方朔传》八卷、《毋丘俭记》三卷、《管辂传》三卷、《法显传》二卷、《法显行传》一卷、《梁武帝大舍》三卷、《汉武内传》三卷、《太元真人东乡司马茅君内传》一卷、《清虚真人王君内传》一卷等等。这类作品，少则一卷，多至三卷、八卷。又据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所载，则有：《东方朔传》八卷、《李固别传》七卷、《梁冀传》二卷、《何颙传》一卷、《曹瞞传》一卷、《毋丘俭记》三卷、《管辂传》二卷、《诸葛亮隐没五事》一卷、《玄晏春秋》二卷、《薛常侍传》二卷、《桓玄传》二卷。又上文提到，《太平御览》图书纲目中，有《东方朔别传》等百来种，惜均不记卷数，估计当以一卷者为多。李祥年同志说：“《法显传》已近万言，《高僧传》中的《慧远传》、《鸠摩罗什传》、《佛图澄传》、《道安传》等亦都是洋洋数千言的长篇。”（见所著《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》第九章第196页）。又说：“《管辂别传》从《三国志·魏志·管辂传》注辑得共19条，约7000字。”（同上书页197）可见除独立自成卷帙的个人传记外，象《高僧传》中的某些僧人传记，篇幅也是颇长的。以上这些杂传中篇幅颇长的传记，在规模体制上为唐传奇长篇提供了榜样。

杂传中的个人传记篇幅之所以颇长或较长，原因大致有两个。一是传主的事迹繁多，如东方朔、管辂、法显等均是。

东方朔、管辂所遭遇、解答的诡异之事甚多，两人的别传已佚，但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、《三国志·魏志·管辂传》还保存着不少材料。两人的传记，即是由许多诡异之事连缀而成的。唐传奇《古镜记》以王度所持古镜为线索，记述了不少诡异之事，因而篇幅颇长，在体制上当即是受到《东方朔别传》、《管辂别传》的影响。二是叙写比较细致，不但叙事件发展较为详细，而且还注意描写人物的神态口吻、心理活动及其环境等等。这方面不妨略举几个例子。如《法显传》载法显等过小雪山时情景曰：

法显等三人南度小雪山。雪山冬夏积雪，山北阴中遇寒风暴起，人皆噤战。慧景一人不堪复进，口出白沫，语法显曰：“我亦不复活，便可时去，勿得俱死。”于是遂终。法显抚之悲号：“本图不果，命也奈何！”复自力前，得过岭。

这里对小雪山的险恶环境和慧景、法显两人的活动、感情，都写得比较具体生动。又如《太平广记》卷六一引《集仙录》的“成公智琼”条，记载女仙成公智琼下降人间，为魏济北郡从事弦超之妻，经历多年，后为官吏追究，遂与弦超别去，该条写分手时情况曰：

玉女已求去曰：“我神仙人也。虽与君交，不愿人知。而君性疏漏，我今本末已露，不复与君通接。积年交结，恩义不轻，一旦分别，岂不怆恨。势不得不尔，各自努力矣。”呼侍御下酒。发篋，取织成裙衫两裆遗超，又赠诗一首，把臂告别，涕零溜滴。肃然升车，去若飞。超忧感初日，殆至委顿。

这里对智琼的神态口吻和悲怆心情，刻划相当委曲细致，

和后来唐传奇的描写已较为接近了。《集仙录》当即是《集仙传》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杂传类记为十卷，《广记》引用书目亦载其名。（注）

又《晋书·隐逸·夏统传》载女巫作法祠神情景有曰：

会母疾，统侍医药。……其从父敬宁祠先人，迎女巫章丹、陈珠二人，并有国色，庄服甚丽，善歌舞，又能隐形匿影。甲夜之初，撞钟击鼓，间从丝竹。丹、珠乃拔刀破舌，吞刀吐火，云雾沓冥，流光电发。统诸从兄弟欲往观云，难统，于是共诒云曰：“从父间疾病得瘳，大小以为喜庆，欲因其祭祀，并往贺之，卿可俱行乎？”统从之。入门，忽见丹、珠在中庭，轻步徊舞，灵谈鬼笑，飞觥挑样，酬酢翩翩。统惊愕而走，不出门，破藩直出。

此处的描写，也相当具体生动，富有小说意味。按《御览》卷七三四“方术部”也引用了《晋书》此段文字。而《御览》卷首《经史图书纲目》中则有《夏统别传》。颇疑《晋书》此段文字，本之《夏统别传》（《后汉书》、《晋书》多采用野史和小说家记载），《御览》的《图书纲目》承袭先唐《修文殿御览》列有《夏统别传》书名，实际编者并未见到该别传，故仍引《晋书》。

以上举了三个例子，说明汉魏六朝杂传作品中描写比较具体细致的片段。这种片段，在当时一部份志怪小说中也是存在的（《搜神记》这种片段较多），它们都为唐传奇的铺张描写开了先路。

再次，从语言和句式看。唐代散文，沿袭魏晋南北朝的长期传统，骈文占据主导地位，政治界、社会上流行的文体，多用骈体，即使不用骈体的散文，也是句式大多整齐，多四言句，在句式和气格上接近骈文。一些古文家特别是韩愈，提倡写句

式长短参差的古文体,但在唐代影响不很大,不能取代骈文的地位。唐传奇的文体,大致上是当时流行的文体,只是更加通俗化一些。唐传奇中也出现若干骈体,如:

由是冶其容,敏其词,婉姿万态,心中上意,上益嬖焉。时省风九州,泥金五岳,骊山雪夜,上阳春朝,与上行同辇,居同室,宴专席,寝专房。(《长恨传》)

红线曰:“……杨威玉帐,但期心豁于生前;同梦兰堂,不觉命悬于手下。宁劳擒纵,祇益伤嗟。时则蜡炬光凝,炉香烬煨,侍人四布,兵器森罗。……既出魏城西门,将二百里,见铜台高揭,而漳水东注,晨飏动野,斜月在林。忧往喜还,顿忘于行役;感知酬德,聊副于心期。……宁减主忧,敢言其苦。”(《甘泽谣·红线》)

这类片段,在唐传奇中毕竟比较少,因为对偶工整的语句不便于叙述事件。绝大部分的唐传奇文章,和当时的散文一样,大抵是句子较为整齐、多四言句的文体。例如:

又旬余,远所舍约二百里,南望一山,葱秀迥出。至其下,有深溪环之,乃编木以度。绝岩翠竹之间,时见红练,闻笑语音。扪萝引绠,而陟其上,则嘉树列植,间以名花,其下绿芜,丰软如毯。清迥岑寂,杳然殊境。(《白猿传》)

媼逐食于舒,途径牧犊墅。暝值风雨,止于桑下。忽见路隅一室,灯烛莹莹。媼因诣求宿。见一女子,年二十余,容服美丽,携三岁儿,倚门悲泣。前,又见老叟与媼,据床而坐,神气惨戚,言语咕囁,有若徵索财物,追逐之状。见冯媼至,叟媼默然舍去。(《庐江冯媼传》)

这类文字,在唐传奇中是很多的,不胜枚举。其句式气格接近

骈文,表现出骈文占主导地位时期散文骈化的倾向和特色。唐传奇中的某些篇章,象《柳氏传》、《莺莺传》、《飞烟传》,中间穿插若干诗歌、书信,诗用近体,音调和諧,书信用骈体,属对工整,辞采艳丽。穿插的诗文和传奇本身的叙述文字,在骈化倾向这方面是互相协调的。

唐传奇的这种文体,也渊源于魏晋南北朝。该时期的杂传作品,文体也是常具这种特色。上举《法显传》、《成公智琼传》、《夏统别传》都是如此。还有许多志怪小说以至其他散文像《水经注》、《洛阳伽蓝记》等,文体也是如此。它们表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散文骈化的共同特色。唐代古文家韩愈等反对这种文体,着力创作句式参差不齐的文章,当时裴度即表示不满,曾批评李翱的古文“磔裂章句、隳废声韵”(《寄李翱书》),意思是古文破坏了骈文和骈化了的散文句子整齐、声韵和谐的传统。韩愈以后,古文家对这种骈化的散文往往加以反对和指责。北宋古文家欧阳修、宋祁纂成《新唐书》,曾公亮在《进唐书表》中批评《旧唐书》的文体说:“衰世之士,气力卑弱,言浅意陋,不足以起其文。”按《旧唐书》编成于五代后晋,当时还是盛行骈体。《旧唐书》各传末尾的史臣评语,为工整的骈文,其他叙述性文字,则大抵为句式比较工整、多四言句的散文,即唐五代流行的散文文体。编纂《新唐书》的古文家对《旧唐书》文体很鄙薄,认为“气力卑弱,言浅意陋”。(《旧唐书》撰成于后晋,其文字又多采录唐史臣吴兢等的旧文,故《进唐书表》对《旧唐书》文体的指责,实际也是对唐代通行散文和骈文的批评。)

为了说明唐代流行的散文文体与古文文体的不同,这里举一例子作比较。《旧唐书》卷一八七下《忠义传·张巡传》记

张巡固守睢阳城，遣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援时曰：

时贺兰进明以重兵守临淮，巡遣帐下之士南霁云夜缒出城，求援于进明。进明日与诸将张乐宴会，无出师意。霁云泣告之曰：“本州强寇凌逼，重围半年，食尽兵穷，计无从出。初围城之日，城中数万口，今妇人老幼，相食殆尽，张中丞杀爱妾以啖军人。今现存之数，不过数千，城中之人，分当饵贼。但睢阳既拔，即及临淮，皮毛相依，理须援助。霁云所以冒贼锋刃，匍匐乞师，谓大夫深念危亡，言发响应，何谓宴安自处，殊无救恤之心？夫忠臣义士之所为，岂宜如此！霁云既不能达主将之意，请啖一指，留于大夫，示之以信，归报本州。”

此段文字叙述比较繁详，多四言句，即唐五代流行之散文文体。韩愈《张中丞传后叙》记此事则曰：

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，贺兰嫉巡、远之声威功绩出于己上，不肯出师救，爱霁云之勇且壮，不听其语，强留之，具食与乐，延霁云坐。霁云慷慨语曰：“云来时，睢阳之人，不食月余日矣！云虽欲独食，义不忍；虽食，且不下咽。”因拔所佩刀断一指，血淋漓，以示贺兰。一座大惊，皆感激为云泣下。

文字比较简练，句子长短错综，显示出所谓古文的特点。以后《新唐书》卷一九二《忠义传中·张巡传》记此事曰：

巡复遣（霁云）如临淮告急，引精骑三十冒围出，贼万众遮之，霁云左右射，皆披靡。既见进明，进明曰：“睢阳存亡已决，兵出何益？”霁云曰：“城或未下。如已亡，请以死谢大夫。”……进明惧师出且见袭，又忌巡声威，恐成功，初无出师意。又爱霁云壮士，欲留之，为大饗，乐作。

霁云泣曰：“昨出睢阳时，将士不粒食已弥月。今大夫兵不出，而广设声乐，义不忍独享，虽食，弗下咽。今主将之命不达，霁云请置一指以示信，归报中丞也。”因拔佩刀断指，一座大惊，为出涕。

句子也参差不齐，和韩文风格接近。总之，自魏晋以下至唐五代的流行散文（包括唐传奇），句式多整齐，多四言句，气格接近骈文；而古文家之散文，句式多参差不齐，与骈文风格相迳庭。过去研究者有一种看法，认为唐传奇和古文运动关系密切；从语言的运用和风格看，可知其不然。

注：《集仙录》也可能是《墉城集仙录》的简称。《通志·艺文略》子部道家传记项曰：“《墉城集仙录》十卷，杜光庭集古今女子成仙者百九人。”按杜光庭，五代后蜀人。他的《墉城集仙录》、《王氏神仙传》、《神仙感遇传》等书，大抵掇拾删录前人传记成书，因此，“成公智琼”条即使出自《墉城集仙录》，仍在相当程度上保存着汉魏六朝传记的面貌。

一九九五年十月

唐诗人占籍考

陈尚君 胡中行

唐圭璋先生于四十年代初撰《两宋词人占籍考》，久为学界所称道。但于唐诗人之占籍，虽探讨具体作者之论文刊出亟多，只是迄今仍未见有全面之梳理。迹其原因当有二：一是唐人喜标门第，称郡望，于实际占籍何地则常疏于记载，仅存的记载也常望、贯不分；二是文献董理为难，不仅涉及头绪众多，且难断是非，仅能暂备一说者在在多有。今人研究唐代文化地理，于诗人之地域分布，仍只能以《全唐诗》的粗疏记载为据，不能不说是件憾事。

适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周振鹤教授主持《中国文化地图集》的编纂，请我们编写唐代诗人地域分布图组，并提出欲显示安史乱后文化南移之趋势，除唐一代诗人地域分布之总图外，另将中晚唐诗人别绘一图，以见变化之迹。我们感到，仅利用《全唐诗》的材料，必多疏漏谬误，不足反映现代学者的研究水平。而最近十多年中，国内学者于唐代诗人生平研究的巨大成果，已为我们撰写《唐诗人占籍考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

有鉴于此,我们不揣冒昧,撰成本文,并以此为基础,完成了上述图组的编绘。

略述本文编例如次:

一、本文所收诗人,以有诗存世且为《全唐诗》及《全唐诗补编》收录者为限。

二、本文确定诗人占籍,除参据两《唐书》、《唐诗纪事》、《唐才子传》、《全唐诗》等基本典籍的记载外,主要利用了《唐才子传校笺》五册(傅璇琮主编,中华书局1987至1995年出版)、《唐诗大辞典》(周勋初主编,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)、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·唐五代卷》(周祖谟主编,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)的成果。凡已见上引诸书者,均不说明所据。我们此次有所订补者,略加简注说明所据。

三、唐人望、贯混称,本拟仅取贯而不取望,但有鉴于唐代如京兆韦杜、闻喜裴、荥阳郑、范阳卢等大姓,虽多称郡望,久离乡邦者固不乏其人,然诸姓于郡望所在,仍常保有相当规模的家族聚居地。故本文之取舍,采取先贯(占籍)而后望(郡望)之原则。

四、本文于望、贯互存、记载歧互而诸说不一者,一律仅取一说,不备列各说。取舍的原则是:甲,望、贯并知者,取贯而舍望。乙,三世居于某地者,即以其地为占籍之所在。丙,记载有纷歧者,尽量选取较早或较可征信之一说。丁,仅知为出生地、家居地者,也酌情予以采录。戊,占籍或家居地全无可考,始得以郡望编入。

五、李唐皇室,自称源出陇西,而今人研究,当为赵郡李氏之破落户,且长期与鲜卑通婚,颇染胡习。且自立国,绵历十余世,多居京师,枝脉或徙他处,颇难究诘。故除李贺等少